



赣鄱故事如何走向“中国童年”？

□ 付静秋 刘兆春

丙午马年，春山在望。

3月初，当泥土苏醒、草木抽芽，一场关乎童年、文学、地域以及未来的思想激荡，也在这片曾被毛泽东主席吟咏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红色热土上，悄然回响。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、江西省作家协会、赣州市文联、会昌县宣传部主办的“赣南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研讨会暨名家会昌行”活动在会昌县举办，这不仅是对6位江西本土作家作品的集中检阅，更像一束探照灯，映照出江西儿童文学深扎而勃发的地域根系与时代脉动。

赣鄱童话的“根系”

金朵儿、罗荣青、钟林姣、丁之琳、朱良燕、汪春蓉，他们的名字或许尚未如雷贯耳，但他们的笔触，已深深嵌入新时代江西风景独好的文学芳草地里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赣南作家，金朵儿坦言，“赣南一直都是我创作的根”。其音乐支教题材小说《飞翔吧，音符》的灵感正是源自家乡，书中“红豆杉合唱团”的精神象征，源自会昌洞头乡的千年红豆杉林及畲族小学校训；书中孩子用树叶、碗筷、客家酸水坛子奏响音乐的情节，则是将赣南日常生活美学化的生动实践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童话《绿耳》中鹿角山的原型是会昌汉仙岩，鹿角湖的原型是汉仙湖；小说《羊角水堡的耳朵》灵感源于明清军事古堡；《四星望月》则在长征中牺牲的太爷爷为原型。对她而言，写作就是不断重返并打开故乡这座蕴藏着红色、古色、绿色的“文学富矿”。

丁之琳是研讨会中最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她代表了在新媒介、新思潮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。她的创作经历展现了在地性的另一种形态：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，最终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链接。她早期的《雪小子》系列，灵感来自高铁窗外积雪的即兴想象，或田间浓雾引发的奇幻联想，充满轻盈纯粹的童真。然而，步入社会后，她开

始有意识地将童话作为观察和介入现实的载体。她提到“文学疫苗”的概念，认为坦诚的作品是接触真实世界前的“预演”。于是，我们看到《卖花环的虎姑婆》反思网络谣言与信息茧房，《田螺姑娘不放假》为女孩打破刻板印象；《山神搭我的顺风车》回应当代儿童沉迷虚拟世界、与自然疏离的普遍困境。她的“在地”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，更是其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所深切感知的时代现场。

从中生代中坚到00后新锐，从扎根故土到走向全国；不同代际、不同轨迹的作家，共同绘制了一幅江西儿童文学写作在地性的丰富图谱。

谈及江西儿童文学，无法绕过彭学军这个名字。作为三度荣获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——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，她的创作轨迹提供了另一种至关重要的范式。彭学军的许多经典作品，如《你是我的妹》《腰门》等，其背景、风情与情感内核深深植根于赣南地域文化，尤其是湿漉漉的南方小镇气息、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，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。她并非简单地描摹风物，而是将地域文化内化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和美学格调，从而超越了地域限制，触动了全国乃至更广泛范围的读者的心弦。彭学军的写作证明，最地域的，往往能成就最中国的。深耕地域，绝非画地为牢，而是为了获取通向更广阔艺术殿堂的通行证。



“赣南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研讨会暨名家会昌行”活动在会昌县举办。刘兆春摄

江西儿童文学的崛起与叩问

“儿童文学赣军”，这个充满力量感的称谓，在研讨会期间被多次提及，它不仅是期望，更基于正在发生的现实。江西省作协主席曾清生在研讨会致辞中，细数“儿童文学赣军”的成绩单：彭学军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张品成的红色儿童文学影响广泛，喻虹、金朵儿、陈蔚文、王芸、周博文、罗荣青等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在各大赛事和榜单中频频崭露头角。“儿童文学赣军”已成为新时代儿童文学中一股“不可忽视的力量”。

这支力量的崛起，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与有意识的培育。

江西，尤其是赣南，红色、古色、绿色这三重文化底色，为儿童文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创作资源。朱良燕在《铁骨铮铮》中探索如何以儿童视角讲述革命历史，传递铁骨与温度；罗荣青笔下的“桐木镇”世界弥漫着客家乡村的伦理与技艺之美；汪春蓉的《汉仙岩下的小飞人》将羊角水堡、汉仙岩的传

说与现代成长故事交织。

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宏大叙事，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。金朵儿关注乡村美育与留守儿童，汪春蓉在《盐镇少年》中描绘赣南岩盐矿区的少年群像，钟林姣在《胡萝卜村庄》《月影》中记录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的消逝与坚守……他们的笔触，都敏锐地捕捉并回应了时代变迁在江西这片土地上的具体回响。

此外，是有意识的培育。此次研讨会本身，就是地方政府与各级文联、作协“搭台赋能、指路引航”的生动体现。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汤素兰感慨，地方政府为本土作家召开研讨会“实属难得可贵”，这为作家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土壤。

然而，从“力量”到“流派”，从“现象”到“高地”，仍需跨越关键的台阶。张品成在采访中的比喻颇为犀利：“儿童文学赣军”目前可能是一支“游击队”，要成为真正的“正规军”乃至形成“流派”，需要更多条件。他认为，流派的形成非刻意为之，而是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自然结果，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坚守从本土文化根基中生发的原始性，不盲目追逐时髦题材。这指向了“儿童文学赣军”的内核凝聚力。

与此同时，更高的艺术标准与思想标杆已然树立。评论家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也提出了清醒的叩问。这集中体现在对创作“童年精神”与“思想深度”的呼唤上。

汤素兰指出，当前一些作品“能看到好看的故事，却不太能从作品中看到成长的孩子”，作家们的“童年意识”还有所欠缺。她强调儿童文学应塑造具有自主意识的儿童形象，作家应承担起“教育家”（非说教者）和“魔术师”的角色，不是要强调作品的教育作用，而是要体现出作家自己的儿童观、对成长的思考、对儿童生活和命运的关切。

曾清生也清晰地认识到，江西儿童文学“在全国文坛具有较强冲击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精品数量较少”，更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“还在路上”。



彭学军早期代表作之一《腰门》插画。

AI时代的童心坚守与地域超越

当研讨的思绪从具体的文本分析，延伸至儿童文学的未来与使命，两个关键词浮出水面：AI时代的挑战，与地域性书写的超越。

面对AI技术对阅读乃至生活方式的冲击，作家们表现出冷静的思考。张品成认为，纸质书的书香氛围无可取代，关键在于创作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孩子的“灵动”与“童趣”。他将素材比作食材，将作家比作厨师，强调创作素材和表达的能力。他结合个人写作实践，认为只要做好这些，书写红军历史这类题材，也能让儿童喜爱。

周博文提出，要学习借鉴AI的树洞功能，以平等、接纳的心态倾听孩子的需求，校正儿童文学创作中容易出现的说教倾向，用真实世界的群体互动和自然乐趣牵引其兴趣，重视阅读过程本身的快乐体验，从而减少儿童对电子媒介及AI虚拟陪伴的过度依赖。

汤素兰则指出，AI创作是“审美的平均值”，无法触及人类独特的内心感受与日新月异的生活。因此，作家的原创力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以及叙事技巧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这要求江西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在深耕本土的同时，必须保持对更广阔文学世界的学习，形成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。

地域性，既是富矿，也可能成为隐形的边界。如何让赣鄱童话走向“中国童年”？这要求创作实现从“特色”到“经典”的飞跃。一方面，让作品充满扎实的“土味”；另一方面，在讲述地域故事时，注入具有普遍人类关怀的成长主题、生态伦理、现代性反思，并追求如鲁迅《故事新编》般的艺术创新与思想锐度，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般对儿童自主精神的张扬。

研讨会终会散场，但童话的种子已被春风播撒。当作家们从会昌山、羊角水堡、洞头畲乡带走一地风物、满怀故事，关于“儿童文学赣军”的未来，也成为他们笔下正在生长的年轻。

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”这“独好”的风景，既是赣南的青山绿水、红色传奇，也应是江西儿童文学所营造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，既厚重又轻盈，既传统又现代，既属于江西也属于每一个孩子。当江西儿童文学作家们既能如匠人般潜心打磨笔下的技艺，又能如先驱般不断拓展纸上的疆域，那么，一个真正郁郁葱葱、独树一帜的江西儿童文学时代，必将如风景独好的“这边”，走向天地交接的无穷远方。



审美和创新力是AI时代的核心竞争力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颖

3月2日，第三届江西青年电影人沙龙在南昌召开，本届沙龙主题为“聚力赣鄱 向新而行”。肖雁青、邓健、陈志敏、李艳、谢云罗、陈翰卿、周一、赵经见、张晨曦等近70名江西电影从业者、高校研究者等围坐一堂，大家聊实践、讲干货、议全工种协作，瞄准痛点、共话未来。

AI时代，影视行业何去何从？
酱油是AI漫画头部公司酱油文化的创始人，制作有《洪荒：代管教条，忽悠出了一堆圣人》等爆款AI漫画。酱油认为，不妨更乐观地看待AI，它没有替代任何人，而是相对地跳脱出传统影视行业对职业细分和合作的高度依赖，帮助我们自身成长板从1进化到100。从创作角度来说，个人可以代表一切，创作者的一切创意都可不受掣肘地落地成为现实；从制作流程上来看，从业者不再需要面对拼资源、拼演员资源、拼阵容、拼服化道的痛点，而只需要直面观众。“我们的甲方，不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个人，而是全中国14亿多人口。”在此意义上，酱油说，AI时代是每个人最好的时代。

那么，在AI时代的浪潮到来时，个人创作者如何获得自我价值呢？

酱油认为，应该发挥自己的特色，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，不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，而是进化自身多年经验，运用AI技术学习将长板变倍长。利用AI技术，并不是拿着新工具去做原来的活，AI时代对电影人的审美提出了更高要求，“审美力，和持续学习的能力，是AI时代每个人最需要得到的东西”。

“AI时代影视创作最令人兴奋的是题材解放。”导演高永龙是江西星海动画公司创始人，谈及影视人在AI浪潮中的新航向，他认为，当制作成本不再是天花板，当物理限制被打破，那些曾经保存于脑海中的故事，有了更多被看见的可能：如《海盗女王传》等小成本即可完成以往千万级预算的东方奇幻故事，以《三星堆：未来启示录》为代表的未来科幻史诗，以《遮天》为代表的完整仙侠世界视觉呈现……除却构建着天马行空世界观的宏大奇幻题材，历史还原类、自然生态类、神话传说类等题材也均在AI时代迎来了破题新生的无限可能。

“AI已经不可逆地到来，我们常说电影人不惧寒冬，但是需要穿上羽绒服，我想AI可以是那件‘羽绒服’，它能够帮助拥有创新能力的影视人在变盘中立住。毕竟，决定我们计划和方向的，永远是我们自己。”高永龙说。

00后新锐导演刘欣怡是上饶人，专注做中国非遗系列电影及短剧，她的首部作品《缘》入围了2025年法国戛纳电影节。“电影人的使命感应该是把中国影视的每一个板块都往前推一推。”她切身体验过国内影视摄制环境，最大的感受是国内会有事无巨细的细分工种，制片有统筹制片、实习制片各类，还有美术、道具、统筹……“在美国拍片的时候，常常二三十人就能完成一部片子。那时候我意识到，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，不是团队规模，而是创作者对内容的想象力与把控力。”她提到三个核心观点：第一，无论是电影、短剧还是AI创作，导演和编剧如何在内容中注入创意、拓展叙事的深度是最关键的，创作者必须对观众的审美和情感有足够的敏感度；第二，当下国内的制作环境，工种划分越来越细，一个剧组可以膨胀到上百人，她反问，是真的需要这么多人，还是流程本身变得复杂了；第三，一个合格的导演要有能力画出精准的分镜，也要能准确把自己的视觉语言传递给摄影师，让对方完全理解镜头情绪与节奏，这背后是专业能力积累，也是对“表达”本身的敬畏。刘欣怡笑称自己是那个“六边形战士”——什么都喜欢做，什么都愿意学。“像Seedance这个平台，我花了一周时间就自己摸索上手了。导演不就应该啥都会一点吗？甲方请一个人干一天、做一件事，请我干一天，我可以干六件事。”

“中国电影已经121岁，到了今天，大家一边谈着困惑和疑虑，一边继续走在做电影的路上。江西的青年电影人在承前启后，他们接过了老一辈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、对讲好故事的执着、对职业的敬畏，同时，他们也拥抱新的技术，希望他们任何时候、面对任何创新，都愿意立足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讲好丰富的江西故事。”江西省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赵卫萍说。

据悉，今年是江西青年电影人沙龙举办的第三年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年。



金朵儿作品《飞翔吧，音符》书影。



汪春蓉作品《汉仙岩下的小飞人》书影。



张品成作品《最后的比分》书影。